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後漢書卷七十三

詳校官侍講臣王燕緒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學正臣徐立綱

校對官中書臣張 壘

謄錄監生臣祝 然

欽定四庫全書

後漢書卷七十三

宋

宣

城

太

守范

煜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注

朱樂何列傳第三十三

朱暉傳

孫穆

朱暉字文季南陽宛人也

東觀記曰其先宋微子之後也  
以國氏姓周衰諸侯滅宋

軒陽易姓為朱  
後徙于宛也

家世衣冠暉早孤有氣決年十三王莽

敗天下亂與外氏家屬從田間奔入宛城

東觀記曰暉外祖父孔休

以德行稱於代也

道遇羣賊白刃劫諸婦女略奪衣物昆弟賓

客皆惶迫伏地莫敢動暉拔劍前曰財物皆可取耳諸  
母衣不可得今日朱暉死日也賊見其小壯其志笑曰  
童子內刀遂捨之而去初光武與暉父岑俱學長安有  
舊故及卽位求問岑時已卒乃召暉拜為郎暉尋以病  
去卒業於太學性矜嚴進止必以禮諸儒稱其高永平  
初顯宗舅新陽侯陰就慕暉賢自往候之暉避不見復

遣家丞致禮

續漢志曰諸侯家丞秩三百石

暉遂閉門不受就聞歎曰

志士也勿奪其節後為郡吏太守阮況嘗欲市暉婢暉

不從

東觀記曰暉為督郵況當歸女欲買暉婢暉不敢與後況卒暉送其家金三斤

及況卒暉

乃厚贈送其家人或譏焉暉曰前阮府君有求於我所

以不敢聞命誠恐以財貨污君今而相送明吾非有愛

也驃騎將軍東平王蒼聞而辟之甚禮敬焉正月朔旦

蒼當入賀故事少府給璧是時陰就為府卿貴驕吏傲

不奉法蒼坐朝堂漏且盡而求璧不可得顧謂掾屬曰

若之何暉望見少府主簿持壁即往給之曰

給欺也

我數

聞壁而未嘗見試請觀之主簿以授暉暉顧召令史奉

之

奉之於蒼

主簿大驚遽以白就就曰朱掾義士勿復求更

以它壁朝蒼既罷召暉謂曰屬者掾自視孰與藺相如

屬向也與猶如也史記曰藺相如趙人也趙惠文王時

得楚和氏璧秦昭王欲以十五城易之趙王使相如奉

璧入秦秦王大喜無意償趙城相如乃前曰璧有瑕願

指視王相如乃持璧却立倚柱怒髮上衝冠曰臣觀大

王無意償趙城邑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

與壁俱碎於柱矣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擊柱秦王恐

其壁破乃謝之帝聞壯之及當幸長安欲嚴宿衛故以暉為衛

乃謝之帝聞壯之及當幸長安欲嚴宿衛故以暉為衛

士令再遷臨淮太守暉好節槩有所拔用皆厲行士其

諸報怨以義犯率皆爲求其理多得生濟其不義之囚

即時僵仆

僵偃仆踣也

吏人畏愛爲之歌曰彊直自遂南陽

朱季吏畏其威人懷其惠

東觀記曰建武十六年四方牛大疫臨淮獨不鄰郡人多

牽牛入界數年坐法免

東觀記曰坐考長史囚死獄中州奏免官○劉攽曰案臨淮郡無長史既

言囚死獄中當是吏字令長丞尉皆長吏也

暉剛於爲吏見忌於上所在多

被劾自去臨淮屏居野澤布衣蔬食不與邑里通鄉黨

譏其介

介特也言不與衆同

建初中南陽大飢米石千餘暉盡散

其家資以分宗里故舊之貧羸者鄉族皆歸焉初暉同縣張堪素有名稱嘗於太學見暉甚重之接以友道乃把暉臂曰欲以妻子託朱生暉以堪先達舉手未敢對自後不復相見堪卒暉聞其妻子貧困乃自往候視厚賑贍之暉少子頡怪而問曰大人不與堪爲友平生未曾相聞子孫竊怪之暉曰堪嘗有知己之言吾以信於心也

以堪先託妻子心已許之故言信於心也

暉又與同郡陳揖交善揖早

卒有遺腹子友暉常哀之及司徒桓虞爲南陽太守召



暉子駢為吏暉辭駢而薦友虞歎息遂召之其義烈若此元和中肅宗巡狩召南陽太守問暉起居召拜為尚書僕射歲中遷太山太守暉上疏乞留中詔許之因上

便宜陳密事深見嘉納詔報曰補公家之闕

詩曰衮職有闕仲山

甫補之

不累清白之素斯善美之士也俗吏苟合阿意面

從進無蹇蹇之志卻無退思之念

易蹇卦艮下坎上艮為山坎為水山上有

水蹇難之象也六二爻上應於五五為君位二宜為臣也居險難之時履當其位不以五在難私身遠害故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孝經曰退思補過蹇與蹇通患之甚久惟令所言適我願

也生其勉之

○劉攽曰惟令所言案時暉未為尚書令明此令字是今字

是時穀貴

縣官經用不足

經常也

朝廷憂之尚書張林上言穀所以

貴由錢賤故也可盡封錢一取布帛為租以通天下之

用又鹽食之急者雖貴人不得不須官可自鬻

前書曰因官器

作鬻鹽音義口鬻古煮字

又宜因交趾益州上計吏往來市珍寶收

采其利武帝時所謂均輸者也

武帝作均輸法謂州郡所出租賦并雇運之直

官總取之市其土地所出之物官自轉輸於京謂之均輸

於是詔諸尚書通議暉奏

據林言不可施行事遂寢後陳事者復重述林前議以

為於國誠便帝然之有詔施行暉復獨奏曰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少食祿之家不與百姓爭利今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鹽利歸官則下人窮怨布帛為租則吏多姦盜誠非明主所當宜行

○劉放曰案文當與宜不須並存合

去當字

帝卒以林等言為然得暉重議因發怒切責諸尚

書暉等皆自繫獄三日詔勅出之曰國家樂聞駁議黃

髮無愆詔書過耳

黃髮老稱謂朱暉也

何故自繫暉因稱病篤不

肯復署議尚書令以下惶怖謂暉曰今臨得譴讓奈何

稱病其禍不細暉曰行年八十蒙恩得在機密當以死  
報若心知不可而順旨雷同負臣子之義今耳目無所  
聞見伏待死命遂閉口不復言諸尚書不知所為乃共  
劾奏暉帝意解寢其事後數日詔使直事郎問暉起居  
直事郎謂署  
郎當次直者  
太醫視疾太官賜食暉乃起謝復賜錢十

萬布百匹衣十領後遷為尚書令以老病乞身拜騎都  
尉賜錢二十萬和帝即位竇憲北征匈奴暉復上疏諫

頃之病卒

華嶠書曰暉年五十失妻昆弟欲為繼室暉  
歎曰時俗希不以後妻敗家者遂不復娶也

子頡修儒術安帝時至陳相頡子穆

穆字公叔年五歲便有孝稱父母有病輒不飲食差乃

復常及壯耽學銳意講誦或時思至不自知亡失衣冠

顛隊阬岸其父常以為專愚幾不知數馬足

幾音近衣反前書曰

石慶為太僕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

穆愈更精篤

初舉孝廉

謝承書曰穆少有英才學明五經性矜嚴疾惡不交非類年二十為郡督郵迎新太守見

穆曰君年少為督郵因族執為有令德穆答曰郡中瞻望明府如仲尼謂非顏回不敢以迎孔子更問風俗人物太守甚奇之曰僕非仲尼督郵可謂顏回也遂歷職股肱舉孝廉也

順帝末江淮盜賊

羣起州郡不能禁或說大將軍梁冀曰朱公叔兼資文武海內奇士若以為謀主賊不足平也冀亦素聞穆名乃辟之使典兵事甚見親任及桓帝即位順烈太后臨朝穆以冀執地親重望有以扶持王室因推災異奏記

以勸戒冀曰穆伏念明年丁亥之歲刑德合於乾位

歷法

太歲在丁壬歲德在北宮太歲在亥卯未歲刑亦在北宮故合於乾位也易經龍戰之會其

文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

易坤卦上六象詞也坤爻居上六故云其道窮也王弼注

云陰之為道卑順不逆乃全其美盛而不已同陽之地陽所不堪故戰于野謂陽道將勝而

陰道負也今年九月天氣鬱冒五位四候連失正氣此  
互相明也夫善道屬陽惡道屬陰若修正守陽摧折惡  
類則福從之矣穆每事不逮所好唯學傳受於師時有  
可試願將軍少察愚言申納諸儒也申重也而親其忠正絕

其姑息

姑且也息安也小人之道苟且取安也禮記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

專心公朝割除私欲廣求賢能斥遠佞惡夫人君不可  
不學當以天地順道漸漬其心宜為皇帝選置師傅及  
侍講者得小心忠篤敦禮之士將軍與之俱入參勸講

授師賢法古此猶倚南山坐平原也誰能傾之今年夏  
月暈房星明年當有小厄宜急誅姦臣為天下所怨毒  
者以塞災咎議郎大夫之位本以式序儒術高行之士  
今多非其人九卿之中亦有乖其任者惟將軍察馬又  
薦种暲欒巴等而明年嚴鮪謀立清河王蒜又黃龍二  
見沛國冀無術學遂以穆龍戰之言為應於是請暲為  
從事中郎薦巴為議郎舉穆高第為侍御史

續漢書曰  
穆舉高第

拜侍御史桓帝臨辟雍行禮畢公卿出虎賁置弓階上  
公卿下階皆避弓穆過呵虎賁曰執天子器何故投于



地虎賁怖即攝弓穆劾奏虎賁抵罪公卿皆慙曰朱御史可謂臨事不惑者也時同郡趙康叔

盛者隱於武當山清靜不仕以經傳教授穆時年五十乃奉書稱弟子及康歿喪之如師其尊德重道為當時所服常感時澆薄慕尚敦篤乃作崇厚論其辭曰夫俗之薄也有自來矣故仲尼歎曰大道之行也而丘不與

焉禮記曰仲尼歎曰大道之行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鄭玄注曰大道謂三皇五帝時也蓋

傷之也夫道者以天下為一在彼猶在己也故行違於道則愧生於心非畏義也事違於理則負結於意非憚

禮也故率性而行謂之道

率循也子思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也

得其天性謂之德

天之所命之謂性不失天性是謂德

德性失然後貴仁

義

道德之性失仁義之迹彰

是以仁義起而道德遷

遷徙也

禮法興而

淳樸散故道德以仁義為薄淳樸以禮法為賊也

老子曰失

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

夫中世之所

敦已為上世之所薄

中世謂五帝時

況又薄於此乎故夫天不

崇大則覆幬不廣地不深厚則載物不博

幬亦覆左傳曰如天之無

不燾如地之無不載幬與燾同

人不敦龐則道數不遠

敦龐厚大也左傳曰人生敦龐

數猶理也言人不敦厚不能入道之精理也

昔在仲尼不失舊於原壤

原壤孔子

之舊也禮記曰原壤之母死孔子助之沐槨原壤登木而歌曰狸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從者曰子未可以

已乎夫子曰親者無失其為親故者無失其為故

楚嚴不忍章於絕纓

說苑曰楚莊王

賜羣臣酒日暮燭滅乃有人引美人之衣者美人援絕其冠纓告王趣火來上視絕纓者王曰賜人酒使醉失禮柰何欲顯婦人之節而辱士乎乃命左右曰與寡人飲不絕冠纓者不懼羣臣百餘人皆絕去其冠纓乃上也

由此觀之聖賢之德敦矣老氏之經曰大丈夫處其

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此老子道德經之詞

顧歡注曰道德為厚禮法為薄清虛為實聲色為華去彼華薄取此厚實

夫時有薄而厚施

行有失而惠用

俗之凋薄以厚御之行之有失以惠待之即上孔子楚莊是也

故覆人

之過者敦之道也救人之失者厚之行也往者馬援深

昭此道可以為德誠其兄子曰吾欲汝曹聞人之過如

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得言斯言要矣遠則聖賢

履之上世

履踐也言敦厚之道孔子楚莊已踐履之

近則邴吉張子孺行之

漢廷

宣帝時邴吉為丞相不案吏曰夫以三公府案吏吾竊陋之子孺為車騎將軍匿名遠權隱人過失

故能振英聲於百世播不滅之遺風不亦美哉然而時

俗或異風化不敦而尚相誹謗

○劉攽曰案下文有而字則然字下不宜更用

而謂之臧否記短則兼折其長貶惡則并伐其善悠悠

者皆是其可稱乎

悠悠多也  
稱舉也

凡此之類豈徒乖為君子

之道哉將有危身累家之禍焉悲夫行之者不知憂其

然故害興而莫之及也斯既然矣又有異焉人皆見之

而不能自遷何則務進者趨前而不顧後榮貴者矜已

而不待人智不接愚富不賑貧貞士孤而不恤賢者危

而不存故田蚡以尊顯致安國之金

田蚡武帝王皇后  
同產弟為太尉親

費用事韓安國為梁王太傅坐法失官安國以五百金遺蚡蚡為言太后即召以為北地都尉也

淳于

以貴執引方進之言

翟方進成帝時為丞相淳于長元后姊子封定陵侯以能謀議為九

卿用事方進獨與長交稱薦之也

夫以韓翟之操為漢之名宰

前書曰天子以

韓安國為國器拜御史大夫又曰翟方進智能有餘天子甚重之故言名宰也然猶不能振一

貧賢薦一孤士又況其下者乎此禽息史魚所以專名

於前而莫繼於後者也

韓詩外傳曰禽息秦大夫薦百里奚不見納繆公出當車以頭

擊闌腦乃精出曰臣生無補於國不如死也繆公感寤而用百里奚秦以大化禮大夫殯於正室士於適室韓子曰史魚衛大夫卒委柩後寢衛君弔而問之曰不能進蘧伯玉退彌子瑕以屍諫也故時敦俗

美則小人守正利不能誘也時否俗薄雖君子為邪義

不能止也

皆牽於時也

何則先進者既往而不反後來者復

習俗而追之是以虛華盛而忠信微刻薄稠而純篤稀

斯蓋谷風有棄予之歎

詩小雅曰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將懼維予與女將安將樂

女轉棄予

伐木有鳥鳴之悲矣

詩小雅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

鳴矣求其友聲也

嗟乎世士誠躬師孔聖之崇則嘉楚嚴之美

行希李老之雅誨思馬援之所尚鄙二宰之失度美韓

稜之抗正

事具韓稜傳

貴丙張之弘裕賤時俗之誹謗則道

豐績盛名顯身榮載不刊之德

刊削也

播不滅之聲然知

薄者之不足厚者之有餘也

○劉放曰案文然字下不可少後字朋脫之

彼

與草木俱朽

彼謂薄也

此與金石相傾

此謂厚也老子曰高下之相傾

豈得

同年而語並日而談哉穆又著絕交論亦矯時之作

穆集

載論其略曰或曰子絕存問不見客亦不答也何故曰古者進退趨業無私游之交相見以公朝享會以禮紀否則朋徒受習而已曰人將疾子如何曰寧受疾曰受疾可乎曰世之務交游也久矣敦千乘不忌于君犯禮以追之背公以從之其愈者則孺子之愛也其甚者則求蔽過竊譽以贍其私事替義退公輕私重居勞於聽也或於道而求其私贍矣是故遂往不反而莫敢止焉是川瀆並決而莫敢之塞游蹟跡稼而莫之禁也詩云威儀棣棣不可選也後生將復何述而吾不才焉能規此實悼無行子道多闕臣事多尤思復白圭重考古言



以補往過時無孔堂思兼則滯匪有廢也則亦焉興是以敢受疾也不亦可乎文士傳曰世無絕交又與劉伯宗絕交書及詩曰昔我為豐令足下不遭母憂乎親解練經來入豐寺及我為侍書御史足下親來入臺足下今為二千石我下為郎乃反因計吏以謁相與足下豈丞尉之徒我豈足下部欲以此謁為榮寵乎吐劉伯宗於仁義道何其薄哉其詩曰北山有鴟不潔其翼飛不正向寢不定息飢則木攬飽則泥伏饕餮貪汙臭腐是食填腸滿嗉嗜欲無極長鳴呼鳳謂鳳無德鳳之所趨與子異域永從此訣各自努力蓋因此而著論也○劉放曰注我豈足下部欲以此謁為榮寵乎案文部字下部欲以此謁為

嗟毒穆以故吏懼其釁積招禍復奏記諫曰古之明君必有輔德之臣規諫之官下至器物銘書成敗以防遺失

黃帝作巾机之法孔甲有盤盂之誠太公陰謀曰武王  
衣之銘曰桑蠶苦女工難得新捐故後必寒鏡銘曰以  
鏡自照者見形容以人自照者見吉凶觴  
銘曰樂極則悲沈湎致非社稷為危也 故君有正道

臣有正路

說苑君道篇曰人君之道清淨無為務在博  
愛趨在任賢廣開耳目以察萬方不固溺於

流俗不拘繫於左右臣術篇曰人臣之術順從復命無  
所敢專義不苟合位不苟尊必有益於國必有補於君  
也 從之如升堂違之如赴壑今明將軍地有申伯之尊

申國之伯周  
宣王之元舅

位為羣公之首

冀絕席  
於三公

一日行善天下歸

仁

論語曰一日克己  
復禮天下歸仁焉

終朝為惡四海傾覆頃者官人俱

匱加以水蟲為害

水災及  
蝗蟲也

京師諸官費用增多詔書發

調或至十倍各言官無見財皆當出民榜掠割剝彊令  
充足公賦既重私歛又深牧守長吏多非德選貪聚無  
狀遇人如虜或絕命於箠楚之下或自賊於迫切之求

賊殺也

又掠奪百姓皆託之尊府遂令將軍結怨天下吏

人酸毒道路歎嗟昔秦政煩苛百姓土崩陳勝奮臂一

呼天下鼎沸

前書淮南王謂伍被曰陳勝吳廣起于大澤奮臂大呼天下響應也

而面諛

之臣猶言安耳

秦胡亥時山東兵大起叔孫通謂胡亥曰鼠竊狗盜郡縣逐捕之不足憂諸生

曰何先生言之諛也

諱惡不悛卒至亡滅昔永和之末綱紀少弛

頗失人望四五歲耳而財空戶散下有離心馬免之徒

乘敝而起荆揚之間幾成大患

質帝時九江賊馬免稱黃帝歷陽賊華孟稱黑

帝並九江都尉滕撫討斬之九江歷陽是荆揚之間也

幸賴順烈皇后初政清靜

內外同力僅乃討定今百姓戚戚困於永和內非仁愛之心可得容忍外非守國之計所宜久安也夫將相大

臣均體元首共輿而馳同舟而濟輿傾舟覆患實共之

豈可以去明即昧履危自安

即就也

主孤時困而莫之卹

乎宜時易宰守非其人者減省第宅園池之費拒絕郡

國諸所奉送內以自明外解人惑使挾姦之吏無所依  
託司察之臣得盡耳目憲度既張遠邇清一則將軍身  
尊事顯德耀無窮天道明察無言不信惟垂省覽冀不  
納而縱放日滋遂復賂遺左右交通宦者任其子弟賓  
客以為州郡要職穆又奏記極諫冀終不悟報書云如  
此僕亦無一可邪穆言雖切然亦不甚罪也永興元年  
河溢漂害人庶數十萬戶百姓荒饉流移道路冀州盜  
賊尤多故擢穆為冀州刺史州人有宦者三人為中常

侍並以檄謁穆穆疾之辭不相見冀部令長聞穆濟河解印綬去者四十餘人及到奏劾諸部至有自殺者以威略權宜盡誅賊渠帥舉劾權貴或乃死獄中有宦者

趙忠喪父歸葬安平

安平郡冀州所部

偕為璵璠玉匣偶人

玉匣

長尺廣二寸半衣死者自腰以下至足連以金縷天子之制也左傳曰陽虎將以璵璠斂杜預注云美玉名君所佩也偶人明器之屬也穆聞之下郡案驗吏畏其嚴明遂發墓剖

棺陳尸出之而收其家屬帝聞大怒徵穆詣廷尉

謝承書曰

穆臨當就道冀州從事欲為畫像置廳事上穆留板書曰勿畫吾形以為重負忠義之未顯何形像之足紀也

輸作左校

左校署名屬將作掌左工徒

太學書生劉陶等數千人詣

闕上書訟穆曰伏見施刑徒朱穆處公憂國拜州之日志清姦惡誠以常侍貴寵父兄子弟布在州郡競為虎狼噬食小人故穆張理天網補綴漏目羅取殘禍以塞天意由是內官咸共志疾謗讟煩興讒隙仍作極其刑謹輸作左校天下有識皆以穆同勤禹稷而被共鯨之

戾若死者有知則唐帝怒於崇山重華忿於蒼墓矣

尚書

曰放驩兜於崇山孔安國注曰崇山南裔也山海經曰有驩頭之國帝堯葬焉郭璞注云驩頭驩兜也禮記曰

舜莖蒼梧之野

當今中官近習

鄭玄注禮記云近習天子所親幸者也

竊持國柄

周禮以八柄詔王馭羣臣謂爵祿予置生奪廢誅也

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運賞則

使餓隸富於季孫

運行也論語曰季氏富於周公

呼喻則令伊顏化為

桀跖

呼喻吐納也伊尹顏回夏桀盜跖也

而穆獨亢然不顧身害非惡榮

而好辱惡生而好死也徒感王綱之不攝

攝持也

懼天網

之久失故竭心懷憂為上深計臣願黔首繫趾

黔首謂繫額涅

墨也繫趾謂鈇其足也

也以鐵著足曰鈇也代穆校作帝覽其奏乃赦之穆居

家數年在朝諸公多有相推薦者於是徵拜尚書穆既



深疾宦官及在臺閣旦夕共事志欲除之乃上疏曰案漢故事中常侍參選士人建武以後乃悉用宦者自延

平以來浸益貴盛假貂璫之飾處常伯之任

璫以金為之當冠前

附以金蟬也漢官儀曰中常侍秦官也漢興或用士人銀璫左貂光武以後專任宦者右貂金璫常伯侍中

天朝政事一更其手權傾海內寵貴無極子弟親戚並荷榮任故放濫驕溢莫能禁禦凶狡無行之徒媚以求官恃執怙寵之輩漁食百姓窮破天下空竭小人愚臣以為可悉罷省遵復往初率由舊章更選海內清淳之

士明達國體者以補其處即陛下可為堯舜之君衆僚皆為稷契之臣兆庶黎民蒙被聖化矣帝不納後穆因進見口復陳曰臣聞漢家舊典置侍中中常侍各一人

省尚書事

省覽也

黃門侍郎一人傳發書奏

傳通也

皆用姓

族

引用士人有族望者

自和熹太后以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以

闈人為常侍小黃門通命兩宮自此以來權傾人主窮困天下宜皆罷遣博選耆儒宿德與參政事帝怒不應穆伏不肯起左右傳出傳聲良久乃趨而去自此中官

數因事稱詔詆毀之穆素剛不得意居無幾憤懣發疽

疽癰也

延熹六年卒時年六十四祿仕數十年蔬食布衣

家無餘財公卿共表穆立節忠清虔恭機密守死善道

宜蒙旌寵策詔褒述追贈益州太守所著論策奏教書

詩記嘲凡二十篇

袁山松書曰穆著論甚美蔡邕嘗至其家自寫之

穆前在冀

州所辟用皆清德長者多至公卿州郡子野少有名節

仕至河南尹

野字子遠見荀爽薦文

初穆父卒穆與諸儒考依古

義諡曰貞宣先生

諡法曰清白守節曰貞善聞周達曰宣

及穆卒蔡邕復

與門人共述其體行諡為文忠先生

袁山松書曰蔡邕議曰魯季文子君

子以為忠而諡曰文子又傳曰忠文之實也忠以為實文以彰之遂共諡穆荀爽聞而非之故張璠論曰夫諡者上之所贈非下之所造故顏閔至德不聞有諡朱蔡各以衰世臧否不立故私議之

論曰朱穆見比周傷義偏黨毀俗

左傳曰頑嚚不友是為比周杜預注比近

也周密也志抑朋游之私遂著絕交之論蔡邕以為穆貞而

孤又作正交而廣其志焉

邕論略曰聞之前訓曰君子以朋友講習而正人無有滯

朋是以古之交者其義敦以正其誓信以固逮夫周德始衰頌聲既寢伐木有鳥鳴之刺谷風有棄予之怨其所由來政之缺也自此以降彌以陵遲或闕其始終或彊其比周是以措紳患其然而論者諄諄如也疾淺薄

而携貳者有之惡朋黨而絕交游者有之其論交也曰  
富貴則人爭趣之貧賤則人爭去之是以君子慎人所  
以交已審已所以交人富貴則無暴集之客貧賤則無  
棄舊之賓矣故原其所以來則知其所以去見其所以  
始則觀其所以終彼貞士者貧賤不待夫富貴富貴不  
驕乎貧賤故可貴也蓋朋友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離  
善則久要不忘平生之言惡則忠告善誨之否則止無  
自辱焉故君子不為可棄之行不患人之遺已也信有  
可歸之德不病人之遠已也不幸或然則躬自厚而薄  
責於人怨其遠矣求諸已而不求諸人咎其稀矣夫遠  
怨稀咎之機咸在乎躬莫之能改也子夏之門人問交  
於子張而二子各有間乎夫子然則以交誨也商也寬  
故告之以拒人師也褊故訓之以容衆各從其行而矯  
之至於仲尼之正教則汎愛衆而親仁故非善不喜非  
仁不親交游以方會友以文可無貶也穀梁子亦曰心  
志既通名譽不聞友之罪也今將患其流而塞其源病

其末而刈其本無乃未若擇其正而黜其邪與其彼農  
皆黍而獨稷焉夫黍亦神農之嘉穀與稷並為梁盛也  
使交而可廢則黍其慙矣括二論而言之則刺薄者博  
而洽斷交者貞而孤孤有羔羊之節與其不獲已而矯  
時也走將從夫孤焉○劉攽曰  
注否則止案否字當作不可 盖孔子稱上交不諂下交

不黷

易繫辭  
之言也

又曰晏平仲善與人交子夏之門人亦問

交於子張

並見  
論語

故易明斷金之義

易繫辭曰二人  
同心其利斷金

詩載

讌朋之謠

詩小雅伐木序云讌友朋故舊也其詩曰  
伐木泂泂醜酒有藇醜音所宜反藇音序

若

夫文會輔仁直諒多聞之友時濟其益

論語曰君子以  
文會友以友輔

仁又曰益者三友友  
直友諒友多聞益矣

紵衣傾蓋彈冠結綬之夫遂隆其

好左傳曰吳季札以縞帶贈子產子產獻紵衣馬孔叢

交蓋也前書曰王陽貢禹相與為友朱博與蕭育為友時稱蕭朱結綬王貢彈冠言其趣舍同相薦達斯

固交者之方馬

方道也

至乃田竇衛霍之游客

竇嬰孝文皇后從兄

子封魏其侯游士賓客爭歸之武帝時為丞相田蚡武帝王皇后同產弟為太尉蚡以太后故親幸數言事多效士吏趨執利者皆去嬰而歸蚡衛青拜大將軍青姊子霍去病為驃騎將軍皆為大司馬去病秩祿與大將軍等自是後青日衰而去病益貴青廉頗翟公之門賓

史記曰廉頗趙人封為信平君假相國長平之免歸也故客盡去及復用為將客又至廉頗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以市道交君有執我即從君無執即去此其理也又何怨焉下邳翟公為廷尉賓亦填門及

廢門外可設爵羅後復為廷尉賓客欲往翟公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

賤交情進由執合退由哀異又專諸荆卿之感激史記曰專

諸堂邑人吳公子光以嫡嗣未得立請專諸刺吳王僚諸曰王僚可殺也母老子弱是其無如我何光乃置酒

請王僚酒酣專諸置匕首魚炙之中以刺王僚立死又曰荆軻衛人也燕太子丹質於秦秦王政遇之不善丹

怨亡歸與軻交結乃尊為上卿故謂之荆卿軻入秦刺始皇不遂而死也侯生豫子之投身

史記曰侯嬴魏隱士為大梁夷門監者魏公子無忌請為上客秦圍邯鄲嬴教公子竊兵符北救趙乃自剄又

曰豫讓晉人趙襄子滅智伯讓曰士為知己者死乃變名姓欲刺襄子襄子令執之伏劍而死情為恩

死命緣義輕皆以利害移心懷德成節非夫交照之本



未可語失得之原也穆徒以友分少全因絕同志之求

黨俠生敝而忘得朋之義

易曰西南得朋

蔡氏貞孤之言其為

然也古之善交者詳矣漢興稱王陽貢禹陳遵張竦

前書

曰陳遵字孟公杜陵人也張竦字伯松竦博學通達以廉儉自守而遵放縱不拘操行雖異然相親友也

中

世有廉范慶鴻陳重雷義云

### 樂恢傳

樂恢字伯竒京兆長陵人也父親為縣吏得罪於令收將殺之恢年十一常俯伏寺門晝夜號泣令聞而矜之

即解出親恢長好經學事博士焦永永為河東太守恢隨之官閉廬精誦不交人物後永以事被考諸弟子皆

以通關被繫

為交通關涉也

恢獨皦然不污於法

皦明也音公鳥反或從白

作皎音亦同

遂篤志為名儒性廉直介立

介特也

行不合已者

雖貴不與交信陽侯陰就數致禮請恢恢絕不答後仕

本郡吏太守坐法誅

東觀記京兆尹張恂召恢署戶曹史

故人莫敢往恢

獨奔喪行服坐以抵罪歸復為功曹選舉不阿請託無所容同郡楊政數眾毀恢後舉政子為孝廉由是鄉里

歸之辟司空牟融府會蜀郡太守第五倫代融為司空

恢以與倫同郡不肯留薦潁川杜安而退諸公多其行

連辟之遂皆不應

華嶠書曰安擢為宛令以病去章帝行過潁川安上書召拜御史遷至巴

郡太守而恢在家安與恢書通問恢告吏口謝且讓之曰為宛令不合志病去可也干人主以闕覲非也達平生操故不報安亦節士也年十三入太學號奇童洛陽令周紆自往候安安謝不見京師貴戚慕其行或遺之書安不發悉壁藏之及後捕案貴戚賓客安開壁出書印封如故

後徵拜議郎會車騎

將軍竇憲出征匈奴恢數上書諫爭朝廷稱其忠

東觀記載

上書諫曰春秋之義王者不理夷狄得其地不可墾發得其人無益於政故明王之於夷狄羈縻而已孔子曰

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以漢之盛不務脩舜禹周公之德而無故興干戈動兵革以求無用之物臣誠感

之入為尚書僕射是時河南尹王調洛陽令李阜與竇

憲厚善縱舍自由恢劾奏調阜并及司隸校尉諸所刺

舉無所回避貴戚惡之

決錄注曰調字叔和為河南尹永和二年坐買洛陽令同郡任

稜竹田及上罷城東漕渠免官憲弟夏陽侯瓌欲往候恢恢謝不與通

憲兄弟放縱而忿其不附已妻每諫恢曰昔人有容身避害何必以言取怨恢歎曰吾何忍素餐立人之朝乎

遂上疏諫曰臣聞百王之失皆由權移於下大臣持國

常以執盛為咎伏念先帝聖德未永早棄萬國陛下富

於春秋纂承大業

春秋謂年也言年少春秋尚多故稱富

諸舅不宜幹正

王室以示天下之私經曰天地乖互衆物夭傷君臣失序萬人受殃政失不救其極不測方今之宜上以義自

割下以謙自引四舅可長保爵土之榮

四舅謂竇憲弟篤景瓌也

皇

太后永無慙負宗廟之憂誠策之上者也書奏不省時竇太后臨朝和帝未親萬機恢以意不得行乃稱疾乞骸骨詔賜錢太醫視疾恢薦任城郭均成陽高鳳而遂

稱篤拜騎都尉上書辭謝曰仍受厚恩無以報效夫政

在大夫孔子所疾

論語孔子曰天下有道政不在大夫

世卿持權春秋以

戒

左傳曰齊崔氏出奔衛公羊傳曰崔氏者何齊大夫稱崔氏者何貶曷為貶譏世卿也

聖人懇

惻不虛言也近世外戚富貴必有驕溢之敗今陛下思

慕山陵未遑政事諸舅寵盛權行四方若不能自損誅

罰必加臣壽命垂盡臨死竭愚惟蒙留神詔聽上印綬

乃歸鄉里竇憲因是風厲州郡迫脅恠遂飲藥死弟子

縑經輓者數百人

輓引柩也

庶衆痛傷之後竇氏誅帝始親

事恢門生何融等上書陳恢忠節除子已為郎中

三輔決錄

注曰已字伯文為郎非其好也去官

### 何敞傳

何敞字文高扶風平陵人也其先家于汝陰六世祖比

干學尚書於晁錯

何氏家傳云六世祖父比干字少卿經明行修兼通法律為汝陰縣獄吏

決曹掾平活數千人後為丹陽都尉獄無冤囚淮汝號曰何公征和三年三月辛亥天大陰雨比干在家日中夢貴客車騎滿門覺以語妻語未已而門有老嫗可八十餘頭白求寄避雨雨甚而衣履不露漬雨止送出門乃謂比干曰公有陰德今天錫君策以廣公之子孫因出懷中符策狀如簡長九寸凡九百九十枚以授比干

子孫佩印綬者當如此莫比千年五十八有六男  
又生三子本始元年自汝陰徙平陵代為名族

武帝

時為廷尉正與張湯同時湯持法深而比干務仁恕數  
與湯爭雖不能盡得然所濟活者以千數後遷丹陽都  
尉因徙居平陵敞父寵建武中為千乘都尉以病免遂  
隱居不仕敞性公正自以趣舍不合時務每請召常稱  
疾不應元和中辟太尉宋由府由待以殊禮敞論議高  
常引大體多所匡正司徒袁安亦深敬重之是時京師  
及四方累有奇異鳥獸草木言事者以為祥瑞敞通經



傳能為天官意甚惡之乃言於二公曰夫瑞應依德而

至災異緣政而生故鸛鵒來巢昭公有乾侯之庀

春秋有鸛

鵒來巢左氏傳魯大夫師已曰文武之世童謠有之曰鸛鵒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鸛鵒踈踈公在乾侯季平子逐昭公公遜于乾侯杜預注乾侯在魏郡斥丘縣晉境內邑也西狩獲麟孔子有兩

楹之殯

公羊傳曰西狩獲麟有以告孔子者曰有麇而角者何孔子曰孰為來哉孰為來哉反袂拭面

涕下沾袍曰吾道窮矣何氏注曰麟者太平之符聖人之類時得麟而死此亦天告夫子將沒之徵也禮記孔子謂子貢曰子疇昔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焉殷人殯於兩楹之間丘即殷人也予殆將死也遂寢疾七日而死海鳥避風臧文祀之君子譏焉

國語曰海鳥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三日

臧文仲使國人祭之展禽譏焉因曰今茲海其有風乎  
廣川之鳥恒知避風是歲海多大風冬煖文仲聞之曰  
吾過矣今異鳥翔於殿屋怪草生於庭際不可不察由安

懼然不敢答

懼音紀  
具反

居無何而肅宗崩時竇氏專政外

戚奢侈賞賜過制倉帑為虛

帑音它  
朗反

敞奏記由曰敞聞

事君之義進思盡忠退思補過歷觀世主時臣無不各

欲為化垂之無窮然而平和之政萬無一者蓋以聖主

賢臣不能相遭故也今國家秉聰明之弘道明公履晏

晏之純德

晏晏溫  
和也

君臣相合天下翕然治平之化有望

於今孔子曰如有用我者三年有成今明公視事出入

再朞宜當克己以醕四海之心禮一穀不升則損服徹

膳

禮記曰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損服減損服御

天下不足若已使然而比

年水旱人不收獲涼州緣邊家被凶害

時西羌犯邊為害也

男子

疲於戰陳妻女勞於轉運老幼孤寡歎息相依又中州

內郡公私屈竭此實損膳節用之時國恩覆載賞賚過

度但聞臘賜自郎官以上公卿王侯以下至於空竭帑

藏損耗國資尋公家之用皆百姓之力明君賜賚宜有

品制忠臣受賞亦應有度

臘賜大將軍三公錢各二十萬牛肉二百斤粳米二百斛

特進侯十五萬卿十萬校尉五萬尚書三萬侍中將大夫各二萬千石六百石各七千虎賁羽林郎二人共三

千以為祀門戶是以夏禹玄圭周公束帛

尚書曰召公直見漢官儀也出取幣入錫

周公今明公位尊任重責深負大上當匡正綱紀下當濟

安元元豈但空空無違而已哉宜先正己以率羣下還

所得賜因陳得失奏王侯就國除苑囿之禁節省浮費

賑卹窮孤則恩澤下暢黎庶悅豫上天聰明必有立應

使百姓歌誦史官紀德豈但子文逃祿

國語昔楚鬬子文三登令尹無

一日之積成王聞子文朝不及夕也於是乎每朝設脯  
七束糗一筐以羞子文成王每出子文之祿必逃王止  
而後復人謂子文曰人生求富子逃之何也對曰從政  
者以庇人也人多曠者而我取富焉是勤人以自封也  
死無日矣我逃  
死非逃富也  
公儀退食之比哉  
史記公儀休相魯食  
茹而美拔園葵而棄  
之見布好而逐出其家婦燔其機云欲令農士女工安  
得奪其貨乎比音庇○劉攽曰注安得奪其貨乎案文  
奪當作售得  
當作所也  
由不能用時齊殤王子都鄉侯暢奔弔國

憂上書未報

時章帝崩也殤王名石齊武王續之孫也  
○劉攽曰案殤字當作暢字說在本傳

侍中竇憲遂令人刺殺暢於城門屯衛之中

暢得幸竇  
太后故刺

殺之而主名不立敞又說由曰劉暢宗室肺府茅土藩臣

來弔大憂上書瀕報

瀕待也

親在武衛致此殘酷奉憲之

吏莫適討捕

適音的謂無指的討捕也

蹤迹不顯主名不立敞備數

股肱職典賊曹

股肱謂手臂也公府有賊曹主知盜賊也

故欲親至發所以

糾其變而二府以為故事三公不與賊盜

敞在太尉府二府謂司徒

司空邴吉為丞相不案事遂為故事見馬防傳也

昔陳平生於征戰之世猶知

宰相之分云外鎮四夷內撫諸侯使卿大夫各得其宜

陳平為左丞相對文帝曰宰相者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育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

大夫各得任其職也今二府執事不深惟大義惑於所聞公縱姦

慝莫以為咎惟明公運獨見之明昭然勿疑敞不勝所

見請獨奏案由乃許焉二府聞敞行皆遣主者隨之

主者

謂主知盜賊之曹也

於是推舉具得事實京師稱其正以高第拜

侍御史時遂以竇憲為車騎將軍大發軍擊匈奴而詔

使者為憲弟篤景並起邸第興造勞後百姓愁苦敞上

疏諫曰臣聞匈奴之為桀逆久矣平城之圍嫚書之恥

匈奴冒頓以精兵三十萬騎圍高帝於白登七日案白  
登在平城東南十餘里高后時冒頓遺高后書曰陛下  
獨立孤債獨居兩主不樂無以自娛  
願以所有易其所無孤債冒頓自謂此二辱者臣子所

為捐軀而必死高祖呂后忍怒還忿舍而不誅伏惟皇

太后秉文母之操

文母文王之妻太姒也詩曰既右烈考亦右文母也

陛下履晏

晏之姿匈奴無逆節之罪漢朝無可慙之恥而盛春東

作

歲起於東人始就耕故曰東作

興動大役元元怨恨咸懷不悅而猥

復為衛尉篤奉車都尉景繕脩館第彌街絕里臣雖斗

筭之人

鄭氏注論語筭竹器容斗二升

誠竊懷怪以為篤景親近貴臣

當為百僚表儀今眾軍在道朝廷焦唇百姓愁苦縣官

無用而遽起大第崇飾玩好非所以垂令德示無窮也



宜且罷工匠專憂北邊恤人之困書奏不省後拜為尚書復上封事曰夫忠臣憂世犯主嚴顏譏刺貴臣至以

殺身滅家而猶為之者何邪君臣義重有不得已也臣

伏見往事國之危亂家之將凶皆有所由較然易知較

也昔鄭武姜之幸叔段左傳鄭武姜愛少子叔段謂之京

城太叔後武姜引以襲鄭衛莊公之寵州吁左傳衛莊公寵庶子州吁

夫石碏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莊公不從及卒適子桓公立州吁乃殺桓公而篡其位愛

而不教終至凶戾由是觀之愛子若此猶飢而食之以

毒適所以害之也

史記蘇秦曰飢人之所以飢而不食鳥喙者為其愈充腹而與餓死同患

也伏見大將軍竇憲始遭大憂公卿比奏欲令典幹國

事

比類也  
幹主也

憲深執謙退固辭盛位懇懇勤勤言之深至

天下聞之莫不悅喜今踰年無幾大禮未終卒然中改  
兄弟專朝憲秉三軍之重篤景總宮衛之權而虐用百  
姓奢侈僭倂誅戮無罪肆心自快今者論議洵洵咸謂  
叔段州吁復生於漢臣觀公卿懷持兩端不肯極言者  
以為憲等若有匪懈之志則已受吉甫襄申伯之功

申伯

周宣王元舅也。有令德。故尹吉甫作頌以美之。其詩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採此萬邦，聞

于四國

如憲等陷於罪辜，則自取陳平、周勃、順、呂后之權。

呂后欲封呂祿、呂產為王。王陵諫不許。陳平、周勃順旨而封之。呂后崩，平勃合謀卒誅產、祿也。終不以

憲等吉凶為憂也。臣敞區區誠欲計策兩安，絕其綿綿。

塞其涓涓。

周金人銘曰：涓涓不壅，終為江河綿綿不絕。或成網羅也。

上不欲令皇太

后損文母之號，陛下有誓泉之譏。

左傳：鄭武姜引太叔段襲莊公。莊公寘姜

氏於城頰，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

下使憲等得長保其福祐，然臧獲

之謀，上安主父，下存主母，猶不免於嚴怒。

方言：臧，獲也。史婢賤稱也。

記曰蘇秦謂燕王曰客有遠為吏其妻私人其夫將來私者憂之妻曰勿憂吾已為作藥酒待之矣居三日其夫果至妻使妾舉藥酒而進之妾欲言酒之藥乎則恐逐其主母也欲勿言邪則恐殺其主父於是佯僵而棄酒主父怒笞之故妾僵而覆酒上臣伏惟累祖蒙恩至存主父下存主母然終不免於笞

臣八世

東觀記曰何修生成為漢膠東相成生果為大

太守壽生顯京輔都尉顯生駟光祿大夫駟生寵濟南都尉寵生敬八世也

復以愚陋旬年

之間歷顯位備機近每念厚德忽然忘生雖知言必夷滅而冒死自盡者誠不忍目見其禍而懷默苟全駙馬都尉瓌雖在弱冠有不隱之忠比請退身願抑家權可

與參謀聽順其意誠宗廟至計竇氏之福敞數切諫言

諸竇罪過憲等深怨之時濟南王康尊貴驕甚

康光武少子也

憲乃白出敞為濟南太傅敞至國輔康以道義數引法度諫正之康敬禮焉歲餘遷汝南太守敞疾文俗吏以苛刻求當時名譽故在職以寬和為政立春日常召督

郵還府

督郵主司察愆過立春陽氣發生故名歸

分遣儒術大吏案行屬縣

顯孝悌有義行者及舉寃獄以春秋義斷之是以郡中無怨聲百姓化其恩禮其出居者皆歸養其父母追行

喪服

出居謂與父母別居者其親先亡者自恨喪禮不足追行喪制也

推財相讓者二

百許人

東觀記曰高譚等百八十五人推財相讓

置立禮官不任文吏又脩

理鮑陽舊渠百姓賴其利

鮑陽縣屬汝南郡故城在今豫州新蔡縣北水經注云葛

陂東出為鮑水俗謂之三丈陂

墾田增三萬餘頃吏人共刻石頌敞功

德及竇氏敗有司奏敞子與夏陽侯瓌厚善坐免官永

元十二年復徵三遷五官中郎將常忿疾中常侍蔡倫

倫深憾之元興元年敞以祠廟嚴肅微疾不齋後鄧皇

后上太傅禹冢敞起隨百官會倫因奏敞詐病坐抵罪

卒於家

論曰永元之際天子幼弱太后臨朝竇氏憑盛戚之權

將有呂霍之變

呂祿呂產也  
霍光之子禹

幸漢德未衰大臣方忠袁

任二公正色立朝

袁安任  
隗也

樂何之徒抗議柱下

漢官儀  
曰侍御

史周官也為柱下史冠法冠案禮圖注云法冠執法者  
服之樂恢為司隸何敞為御史並彈射糾察之官也

故能挾幼主斷勦姦回之偏

勦絕也○劉敞曰故能挾  
幼主斷案文斷字上少一

之不然國家危矣夫竇氏之間唯何敞可以免而特以

子失交之故廢黜不顯大位惜乎過矣哉

贊曰朱生受寄誠不愆義公叔辟梁允納明刺絕交面

朋崇厚浮偽

揚雄法言曰朋而不心面朋也友而不心面友也浮偽者勸之以崇厚也

恢舉

謗已敞非祥瑞永言國偏甘心彊詖

詖佞諂也竇憲兄弟奢僭上偏敞冒

死切諫是甘心於彊詖之人也

後漢書卷七十三



後漢書卷七十三考證

朱暉傳南陽宛人也注以國氏姓○氏字疑當作為

後漢書卷七十三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後漢書卷七十四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煜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鄧張徐張胡列傳第三十四

鄧彪傳

鄧彪字智伯南陽新野人續漢書曰其先楚人鄧况始居新野子孫以農桑為業

太傅禹之宗也父邯中興初以功封鄆侯鄆音莫庚反仕至

渤海太守彪少勵志脩孝行父卒讓國於異母弟荆鳳

本或無荆

顯宗高其節下詔許焉後仕州郡辟公府

東觀記曰彪與

同郡宗武伯翟敬伯陳綏伯張弟伯同志好齊名南陽號曰五伯

五遷桂陽太守永平

十七年徵入為太僕數年喪後母辭疾乞身詔以光祿

大夫行服服竟拜奉車都尉遷大司農數月代鮑昱為

太尉彪在位清白為百僚式視事四年以疾乞骸骨元

和元年賜策罷贈錢三十萬在所以二千石奉終其身

又詔太常四時致宗廟之胙

胙祭廟肉也禮凡預祭異姓則歸之胙同姓則留之

安彪不預祭而賜胙重之

河南尹遣丞存問常以八月旦奉羊酒

東觀

記曰賜羊一頭酒二石也

和帝卽位以彪為太傅錄尚書事賜爵關

中侯

○劉攽曰案漢無關中侯中當作內字

永元初竇氏專權驕縱朝廷

多有諫爭而彪在位脩身而已不能有所匡正又嘗奏免御史中丞周紆紆前失竇氏旨故頗以此致譏然當時宗其禮讓及竇氏誅以老病上還樞機職詔賜養牛酒而許焉五年春薨于位天子親臨弔臨

### 張禹傳

張禹字伯達趙國襄國人也祖父况族姊為皇祖考夫

人

皇祖考鉅鹿都尉

數往來南頓見光武光武為大司馬過邯

鄆况為郡吏謁見光武光武大喜曰乃今得我大舅乎

因與俱北到高邑以為元氏令遷涿郡太守後為常山

關長會赤眉攻關城况戰歿

關縣屬常山郡今定州行唐縣西北有故關邑城東

觀記曰况遷涿郡太守時年八十不任兵馬上疏乞身詔許之後詔問起居何如子歆對曰如故詔曰家人居

不足瞻且以一縣自養復以况為常山關長會赤眉攻關城况出戰死上甚哀之

父歆初以報

仇逃亡

東觀記曰歆守臯長有報父仇賊自出歆召囚詣閤曰欲自受其辭既入解械飲食便發遣遂

素官亡命逢赦出由是鄉  
里服其高義與此不同  
後仕為淮陽相終於汲令東觀

記曰歆為相時王新歸國賓客放縱干亂法禁歆  
將令尉入宮搜捕王白上歆坐左遷為汲令卒官禹性

篤厚節儉

東觀記曰禹好學習歐陽尚書事太常桓禁惡衣食

父卒汲吏人賻送

前後數百萬悉無所受又以田宅推與伯父身自寄止

永平八年舉孝廉稍遷建初中拜揚州刺史當過江行

部中土民皆以江有子胥之神難於濟涉

酈元水經注曰吳王賜子

胥死浮尸於江夫差悔與羣臣臨江設祭修塘道及壇吳人因為立廟而祭焉禹將度吏固請

不聽禹厲言曰子胥如有靈知吾志在理察枉訟豈危

我哉遂鼓楫而過歷行郡邑深幽之處莫不畢到親錄  
因徒多所明舉吏民希見使者人懷喜悅怨德羨惡莫  
不自歸焉元和二年轉兗州刺史亦有清平稱三年遷

下邳相徐縣北界有蒲陽坡

東觀記曰坡水廣二十里  
徑且百里在道西其東有

田可萬頃  
坡與坡同

傍多良田而堙廢莫修禹為開水門通引灌

溉遂成熟田數百頃勸率吏民假與種糧親自勉勞遂  
大收穀實鄰郡貧者歸之千餘戶室廬相屬其居成市

後歲至墾千餘頃民用溫給

東觀記曰禹巡行守舍止  
大樹下食糒音憊糗也乾



飯屑飲水而已後年鄰國貧人來歸之者茅屋草廬千戶屠酤成市墾田千餘頃得穀百萬餘斛○劉攽曰注禹巡行守舍止大樹下案文多一守字或云守當作常也功曹史戴閏故太尉掾也

權動郡內有小譴禹令自致徐獄然後正其法

徐縣名也東觀記曰

閏當從行縣從書佐假車馬什物禹聞知今直符責自問閏具以實對禹以宰士惶恐首實令自致徐獄也

長史以下莫不震肅永元六年入為大司農拜太尉和

帝甚禮之十五年南巡祠園廟禹以太尉兼衛尉留守

東觀記曰禹留守北宮太官朝夕送食賜關登具物除子男盛為郎也聞車駕當進幸江

陵以為不宜冒險遠驛馬上諫詔報曰祠謁既訖當南

禮大江會得君奏臨漢回輿而旋及行還禹特蒙賞賜

延平元年遷為太傅錄尚書事鄧太后以殤帝初育

育生

也欲令重臣居禁內乃詔禹舍宮中給帷帳牀褥太官

朝夕進食五日一歸府每朝見特贊與三公絕席禹上

言方諒闇密靜之時不宜依常有事於苑囿

鄭玄注論語曰諒門

謂凶廬也尚書曰帝乃徂落四海遏密八音也其廣成上林空地宜且以假貧

民太后從之及安帝即位數上疾乞身詔遣小黃門問

疾賜牛一頭酒十斛勸令就第其錢布刀劍衣物前後

累至永初元年以定策功封安鄉侯食邑千二百戶與

太尉徐防司空尹勤同日俱封其秋以寇賊水雨策免

防勤而禹不自安上書乞骸骨更拜太尉四年新野君

病

鄧太后  
母陰氏

皇太后車駕幸其第禹與司徒夏勤司空張

敏俱上表言新野君不安車駕連日宿止臣等誠竊惶

懼臣聞王者動設先置止則交戟清道而後行清室而

後御

前書曰舊典天子行幸所至必遣靜  
室令先業行清靜殿中以虞非常

離宮不宿所

以重宿衛也陛下體烝烝之至孝親省方藥恩情發中

久處單外百官露止議者所不安宜且還宮上為宗廟社稷下為萬國子民比三上固爭乃還宮後連歲灾荒府藏虛空禹上疏求入三歲租稅以助郡國稟假稟給也假也貸詔許之五年以陰陽不和策免七年卒于家使者弔祭除小子曜為郎中長子盛嗣

### 徐防傳

徐防字謁卿沛國銍人也銍故城今亳州臨渙縣也祖父宣為講學

大夫以易教授王莽

王莽置六經祭酒各一人扶上卿長安國由為講易祭酒宣為講學

大夫蓋當屬父憲亦傳宣業防少習父祖學永平中舉於祭酒也

孝廉除為郎防體貌矜嚴占對可觀顯宗異之特補尚書郎職典樞機周密畏慎奉事二帝未常有過和帝時稍遷司隸校尉出為魏郡太守永元十年遷少府大司農防勤曉政事所在有迹十四年拜司空防以五經久遠聖意難明宜為章句以悟後學上疏曰臣聞詩書禮

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於子夏

史記孔子沒子夏居西河教弟子三百人

為魏文侯師其後諸家分析各有異說

前書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

乖故春秋為五詩分漢承亂秦經典廢絕本文略存或

為四易有數家之傳無章句收拾缺遺建立明經博徵儒術開置太學武帝時開

學官置博士弟子員也孔聖既遠微旨將絕故立博士十有四家

漢官儀曰光武中興恢弘稽古易有施孟梁丘賀京房書有歐陽和伯夏侯勝建詩有申公轅固韓嬰春秋有

嚴彭祖顏安樂禮有戴德戴聖凡十四博士太常差選有聰明威重一人為祭酒總領綱紀也設甲乙

之科前書曰歲課甲科四十人為即中乙科二十人為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補文學掌故以勉

勸學者所以示人好惡改敝就善者也伏見太學試博

士弟子皆以意說不脩家法諸經為業各自名家私相容隱開生

姦路每有策試輒興諍訟論議紛錯互相是非孔子稱

述而不作

但述先聖之言不自制作

又曰吾猶及史之闕文

古者史官於書

事有不知則闕以待能者孔子言吾少時猶及見古史官之闕文今則無之疾時多穿鑿也見論語也

疾

史有所不知而不肯闕也今不依章句妄生穿鑿以尊

師爲非義意說爲得理輕侮道術寢以成俗誠非詔書

實選本意改薄從忠三世常道

太史公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

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僣故救僣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環周而復始僣音西志反史記僣或作薄○劉攽曰三世常道業世與代全別緣太宗諱遂更世爲代此合用代字乃誤

為世蓋後人知此書中世字率皆換為代乃欲稍還正之遂誤為此字也 專精務本儒學所

先臣以為博士及甲乙策試宜從其家章句開五十難

以試之解釋多者為上第引文明者為高說若不依先

師義有相伐伐謂自相攻伐也皆正以為非五經各取上第六

人論語不宜射策雖所失或久差可矯革東觀記防上疏曰試論語

本文章句但通度勿以射策冀令學者務本有所一心專精師門思核經意事得其實道得其真於此弘廣經術尊重聖業有益於化雖從來久六經衰微學問寢淺誠宜反本改矯其失 詔書下公卿皆

從防言十六年拜為司徒延平元年遷太尉與太傅張



禹參錄尚書事數受賞賜甚見優寵安帝即位以定策

封龍鄉侯食邑千一百戶其年以灾異寇賊策免就國

凡三公以灾異策免始自防也

東觀記曰郡國被水灾比州湮沒死者以千數

灾異數降西羗反畔殺略人吏京師淫雨  
彘賊傷稼穡防比上書自陳過咎遂策免

防卒子衡當

嗣讓封於其弟崇數歲不得已乃出就爵云

### 張敏傳

張敏字伯達河間鄭人也

鄭今瀛州縣也音莫

建初二年舉孝廉

四遷五年為尚書建初中有入侮辱人父者而其子殺

之肅宗貫其死刑而降宥之

貫寬也音示夜反

自後因以爲比

是時遂定其議以爲輕侮法敏駁議曰夫輕侮之法先帝一切之恩不有成科班之律令也夫死生之決宜從上下猶天之四時有生有殺若開相容恕著爲定法者則是故設姦萌生長罪隙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由從也言設政教可但使人從之若知其本末愚者或輕而不行事見論語

春秋之義

子不報讐非子也

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注云不受誅罪不當誅也

而法

令不爲之減者以相殺之路不可開故也今託義者得

減妄殺者有差使執憲之吏得設巧詐非所以導在醜

不爭之義

導教也醜類也

又輕侮之比寢以繁滋至有四五

科轉相顧望彌復增甚難以垂之萬載臣聞師言救文

莫如質故高帝去煩苛之法為三章之約建初詔書有

改於古者可下三公廷尉蠲除其敝議寢不省敏復上

疏曰臣敏蒙恩特見拔擢愚心所不曉迷意所不解誠

不敢苟隨衆議臣伏見孔子垂經典臯陶造法律

史游急就

篇曰臯陶造獄法律存也

原其本意皆欲禁民為非也未曉輕侮之

法將以何禁必不能使不相輕侮而更開相殺之路執  
憲之吏復容其姦枉議者或曰平法當先論生臣愚以  
為天地之性唯人為貴殺人者死三代通制今欲趣生  
反開殺路一人不死天下受敝記曰利一害百人去城

郭夫春生秋殺天道之常春一物枯即為災

禮記月令曰孟春行

夏令則風雨不時草木早落也

秋一物華即為異

月令曰仲秋行春令則秋雨不降草木生

榮國乃有恐也

王者承天地順四時法聖人從經律願陛下留

意下民考尋利害廣令平議天下幸甚和帝從之九年

拜司隸校尉視事二歲遷汝南太守清約不煩用刑平  
正有理能名坐事免延平元年拜議郎再遷潁川太守

徵拜司空在位奉法而已視事三歲以病乞身不聽六

年春行大射禮陪位頓仆乃策罷之

東觀記載策曰今君所苦未瘳有司

奏君年體衰羸却廟禮儀仍有曠廢鼎足之任不可以缺重以職事留君其上司空印綬

因病篤卒

于家

### 胡廣傳

胡廣字伯始南郡華容人也

華容縣故城在今荊州東

六世祖剛清

高有志節平帝時大司農馬宮辟之值王莽居攝剛解其衣冠繇府門而去遂亡命交趾隱於屠肆之間後莽

敗乃歸鄉里父貢交趾都尉廣少孤貧親執家苦

襄陽耆舊

記廣父名寵寵妻生廣早卒寵更娶江陵黃氏生康字仲始

長大隨輩入郡爲散吏

太守法雄之子真從家來省其父真頗知人會歲終應舉雄勅真助其求才雄因大會諸吏真自於牖間密占察之乃指廣以白雄遂舉孝廉既到京師試以章奏安

帝以廣為天下第一

謝承書曰廣有雅才學究五經古今術藝皆畢覽之年二十七舉孝

廉續漢書曰故事孝廉高第三公及尚書輒優文持勞  
來其舉將於是公府下詔書勞來雄焉及拜郎恪勤職  
事所掌  
辨護也  
旬月拜尚書郎五遷尚書僕射順帝欲立皇后

而貴人有寵者四人莫知所建議欲採籌以神定選廣  
與尚書郭虔史敞上疏諫曰竊見詔書以立后事大謙  
不自專欲假之籌策決疑靈神篇籍所記祖宗典故未  
嘗有也恃神任筮既不必當賢就值其人猶非德選夫

岐嶷形於自然

詩云克岐克嶷鄭玄注云岐嶷然意有所知也其貌嶷然有所識別也

倪

天必有異表

倪音苦見反說文曰倪譬諭也詩云王嘉止倪天之妹文王聞大妣之賢則美之

言大邦有子女譬天之有女弟故求為之配焉

宜參良家簡求有德德同以年

年鈞以貌稽之典經斷之聖慮

左傳曰昔先王之命曰王后無嫡則擇立長年

鈞以德德鈞以卜也

政令猶汗往而不反

易曰渙汗其大號王居無咎劉向曰汗出而不

反者也

詔文一下形之四方

形見也

臣職在拾遺憂深責重

是以焦心冒昧陳聞帝從之以梁貴人良家子定立為

皇后時尚書令左雄議改察舉之制限年四十以上儒

者試經學文吏試章奏廣復與敞虔上書駁之曰臣聞

君以兼覽博照為德

即明四目達四聰也

臣以獻可替否為忠

左傳



曰齊晏子曰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  
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  
書載

稽疑謀及卿士

稽考也考正疑事  
謀及卿士見尚書

詩美先人詢于芻蕘

詩大雅曰先人有言詢于芻蕘注云詢謀也芻  
蕘薪采者也言有疑事嘗與薪采者謀之也

國有大

政必議之於前訓諮之於故老

叔向曰國有大事必順  
於典刑訪於耆老而後

行是以慮無失策舉無過事竊見尚書令左雄議郡舉

孝廉皆限年四十以上諸生試章句文吏試牋奏

周成  
雜字

曰牋表也漢雜事曰凡羣臣之書通于天子者四品一  
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駁議章者需頭稱稽首上以  
聞謝恩陳事詣闕通者也奏者亦需頭其京師官但言  
稽首言下稽首以聞其中有所請若罪法劾案公府送

御史臺卿校送謁者臺也表者不需頭上言臣某言下言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左方下附曰某官臣甲乙

上明詔既許復令臣等得與相參竊惟王命之重載在

篇典

禮記曰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尚書曰王言惟作命弗言臣下罔由稟令又曰令出惟行不

惟當令縣於日月固於金石遺則百王施之萬世詩云

天難諶斯不易惟王可不慎與

詩大雅也諶信也斯語詞天之意難信矣不可

改易者天子也

蓋選舉因才無拘定制六竒之策不出經學

前書

陳平設六竒策以佐高祖

鄭阿之政非必章奏

說范曰子產相鄭內無國中之亂外無諸

侯之患也子產從政也擇能而使之晏子化東阿三年景公召而數之晏子請改道易行明年上計景公迎而

賀之晏子對曰臣前之化東阿也屬託不行貨賂不至君反以罪臣今則反是而更蒙賀景公下席而謝甘

竒顯用年乖彊仕

史記曰秦欲與燕共伐趙以廣河間之地甘羅年十二使於趙說趙王立

割五城以廣河間秦乃封羅為上卿說苑曰子奇年十八齊君使主東阿東阿大化禮記曰四十強而仕終

賈揚聲亦在弱冠

前書終軍年十八為博士弟子自請願以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

上奇其對擢為諫議大夫往說越越聽命天子大悅漢賈誼年十八以誦詩屬文稱於郕中文帝名為博士

承周秦兼覽殷夏祖德師經參雜霸軌

宣帝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

王道雜理之

聖主賢臣世以致理貢舉之制莫或回革今以

一臣之言剗戾舊章

剗削也戾乖也

便利未明衆心不厭

厭服也

矯枉變常政之所重而不訪台司不謀卿士若事下之

後議者剝異異之則朝失其便同之則王言已行臣愚

以為可宣下百官參其同異然後覽擇勝否詳採厥衷

敢以瞽言冒干天禁

瞽無目者也不察人君顏色而言如無目之人也孔子曰未見顏色

而言謂之瞽干犯也

惟陛下納焉帝不從時陳留郡缺職尚書史

敞等薦廣曰臣聞德以旌賢

旌明也書曰德懋懋官也

爵以建事

能

立事則與之爵

明試以功典謨所美

明白考試之有功者則授之以官舜典咎繇皋皆

此言故云典

五服五章天秩所作

五服謂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服也五者

暮所美也

之服必須章明尚書咎繇謨曰天秩有禮自我  
五禮有庸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秩序也 是以臣

竭其忠君豐其寵也豐厚舉不失德下忘其死竊見尚書

僕射胡廣體真履規謙虛溫雅博物洽聞探賸窮理六

經典奧舊章憲式無所不覽柔而不犯文而有體柔而不犯

謂性和柔而不  
可犯以非義也忠貞之性憂公如家不矜其能不伐其

勞翼翼周慎行靡玷漏密勿夙夜密勿  
勉十有餘年心不

外顧志不苟進臣等竊以為廣在尚書劬勞日久後母

年老既蒙簡照宜試職千里匡寧方國詩云厥德不  
回以受方國陳

留近郡今太守任缺廣才略深茂堪能撥煩願以參選  
紀綱頽俗使東脩守善有所勸仰廣典機事十年出爲  
濟陰太守以舉吏不實免復爲汝南太守入拜大司農  
漢安元年遷司徒質帝崩代李固爲太尉錄尚書事以  
定策立桓帝封育陽安樂鄉侯以病遜位又拜司空告  
老致仕尋以特進徵拜太常遷太尉以日食免復爲太  
常拜太尉延熹二年大將軍梁冀誅廣與司徒韓續司  
空孫朗坐不衛宮皆減死一等奪爵土免爲庶人後拜

太中大夫太常九年復拜司徒靈帝立與太傅陳蕃參

錄尚書事復封故國以病自乞會蕃被誅代爲太傅總

錄如故時年已八十而心力克壯

盛弘之荊州記曰菊水出穰縣芳菊被漚

水極甘香谷中皆飲此水上壽百二十七八十者猶以爲天太尉胡廣所患風疾休沐南歸恒飲此水後疾遂瘳年八十繼母在堂朝夕瞻省傍無几杖言不稱老

禮記

曰夫爲人子者恒言不稱老

及母卒居喪盡哀率禮無愆性溫柔謹

素常遜言恭色

遜順也

達練事體明解朝章雖無蹇直之

風屢有補闕之益故京師諺曰萬事不理問伯始天下

中庸有胡公

庸常也中和可常行之德也孔子曰中庸之爲德其至矣乎

及共李固

定策大議不全

質帝崩固爲太尉與廣及司空趙戒議欲立清河王蒜梁冀以蒜年長有德恐

爲後患盛意立蠡吾侯志廣戒等憚不能與爭而固與杜喬堅守本議○劉放曰大議不全案文議當作義

又與中常侍丁肅婚姻以此譏毀於時自在公台三十

餘年歷事六帝

廣以順帝漢安元年爲司空至靈帝熹平元年薨三十一年也六帝謂安順沖

質桓靈也禮任甚優每遜位辭病及免退田里未嘗滿歲輒

復升進凡一履司空再作司徒三登太尉又爲太傅其

所辟命皆天下名士與故吏陳蕃李咸並爲三司

謝承書曰



歲字元卓汝南西平人孤特自立家貧母老常躬耕稼以奉養學魯詩春秋公羊傳三禮三府並辟司徒胡廣舉茂才除高密令政多奇異青州表其狀建寧三年自大鴻臚拜太尉自在相位約身率下常食脫粟飯醬菜而已不與州郡交通刺史二千石牋記非公事不發省以老乞骸骨見許悉還所賜物乘敝牛車使子男御晨發京師百僚追送盈塗不能得見家舊貧狹庇蔭草廬

蕃等每朝會輒稱疾避廣

時人榮之年八十二熹平元年薨使五官中郎將持節

奉策贈太傅安樂鄉侯印綬給東園梓器謁者護喪賜

冢塋于原陵謚文恭侯拜家一人爲郎中故吏自公卿

大夫博士議郎以下數百人皆纓經殯位自終及葬漢

興以來人臣之盛未嘗有也初揚雄依虞箴作十二州

二十五官箴

揚雄傳曰箴莫大於虞箴故遂作九州箴左傳曰昔周辛甲之爲太史也命百官官

箴王闕於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畫爲九州經啟九道人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其九箴亡闕後重用不恢于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

涿郡崔駰及子瑗又臨邑侯劉駟駮增補十六篇廣復

繼作四篇文甚典美乃悉撰次首目爲之解釋名曰百

官箴凡四十八篇其餘所著詩賦銘頌箴弔及諸解詁

凡二十二篇熹平六年靈帝思感舊德乃圖畫廣及太

尉黃瓊於省內詔議郎蔡邕爲其頌云

謝承書載其頌曰巖巖山嶽配

天作輔降神有周生申及甫允茲漢室誕育二后曰胡曰黃方軌齊武惟道之淵惟德之藪股肱元首代作心膺天之烝人有則有類我胡我黃鍾厥純懿巍巍特進仍踐其位赫赫三事七佩其紱奔奔四牡沃若六轡袞職龍章其文有蔚參曜乾台窮寵極貴功加八荒羣生以遂超哉邈乎莫與爲二

論曰爵任之於人重矣全喪之於生大矣懷祿以圖存

者仕子之恒情審能而就列者出身之常體列位也夫紆

於物則非已直於志則犯俗紆曲也辭其艱則乖義狗其

節則失身狗營也統之方軌易因險塗難御統音總論上事也方軌謂

平路也若履平路易可因循如踐險塗則難免顛覆也

故昔人明慎於所受之分

遲遲於歧路之間也

呈材效職則受之分明矣遲遲疑不前之貌也明其分則不可妄進

○劉敞曰注呈材效職案文呈當作程又則受之分明矣當云則所受之分明矣

如令志行無

牽於物臨生不先其存後世何貶焉

守志直道視死如歸則後之人何從

而貶責矣

古人以宴安為戒豈數公之謂乎

左傳曰宴安酖毒不可懷也

贊曰鄧張作傳無咎無譽敏正疑律防議章句胡公庸

庸飾情恭貌朝章雖理據正或撓

撓曲也易曰棟撓凶也

後漢書卷七十四

後漢書卷七十四考證

鄧彪傳天子親臨弔臨○諸本同

臣會汾

按上臨字疑

行

張禹傳封安鄉侯○何焯校本云漢有兩張禹一安昌

一安鄉

徐防傳凡三公以災異策免始自防也○監本脫去凡

三公以災異策免八字從諸本增

後漢書卷七十四考證

#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後漢書卷七十八

五至

詳校官侍講臣王燕緒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學正臣徐立綱

校對官典簿臣劉光第

謄錄監生臣劉廷勳

欽定四庫全書

後漢書卷七十五

宋 宣 城 太

守范 煜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注

袁張韓周列傳第三十五

袁安傳 子敞 玄孫閔

袁安字邵公汝南汝陽人也祖父良習孟氏易 孟喜字長卿東

海人明易為丞平帝時舉明經為太子舍人 續漢志曰太子舍人



秩比二百石無員

建武初至成武令

成武今曹州縣

安少傳良學為人

嚴重有威見敬於州里初為縣功曹

續漢志曰縣功曹史主選舉功勞

奉檄詣從事從事因安致書於令

續漢志曰每州刺史皆有從事史

安

曰公事自有郵驛私請則非功曹所持辭不肯受從事

懼然而止

懼音九具反

後舉孝廉

汝南先賢傳曰時大雪積地丈餘洛陽令自出案行

見人家皆除雪出有乞食者至袁安門無有行路謂安已死令人除雪入戶見安僵臥問何以不出安曰大雪人皆餓不宜干人令以為賢舉為孝廉也除陰平長任城令

陰平縣故城在今沂州承縣西

南任城今兖州縣也

所在吏人畏而愛之永平十三年楚王英謀

為逆事下郡覆考明年三府舉安能理劇拜楚郡太守  
是時英辭所連及繫者數千人顯宗怒甚吏案之急迫  
痛自誣死者甚衆安到郡不入府先往案獄理其無明  
驗者條上出之府丞掾史皆叩頭爭以為阿附反虜法  
與同罪不可安曰如有不合太守自當坐之不以相及  
也遂分別具奏帝感悟即報許得出者四百餘家歲餘  
徵為河南尹政號嚴明然未嘗以臧罪鞠人常稱曰凡  
學仕者高則望宰相下則希牧守錮人於聖世尹所不

忍為也聞之者皆感激自勵在職十年京師肅然名重朝廷建初八年遷太僕元和二年武威太守孟雲上書北虜既已和親而南部復往抄掠北單于謂漢欺之謀欲犯邊宜還其生口以安慰之詔百官議朝堂公卿皆言夷狄譎詐求欲無厭譎亦詐也既得生口當復妄自誇大不可開許安獨曰北虜遣使奉獻和親有得邊生口者輒以歸漢此明其畏威而非先違約也雲以大臣典邊不宜負信於戎狄還之足示中國優貸而使邊人得安

誠便司徒桓虞改議從安太尉鄭弘司空第五倫皆恨之弘因大言激勵虞曰諸言當還生口者皆為不忠虞廷叱之倫及大鴻臚韋彪各作色變容司隸校尉舉奏安等皆上印綬謝肅宗詔報曰久議沈滯各有所志蓋事以議從策由衆定閭閻衍衍得禮之容閭閻忠正貌衍衍和樂貌寢嘿抑心更非朝廷之福君何尤而深謝其各冠履帝竟從安議明年代第五倫為司空章和元年代桓虞為司徒和帝即位竇太后臨朝后兄車騎將軍憲北擊匈

奴安與太尉宋由司空任隗及九卿詣朝堂上書諫以  
為匈奴不犯邊塞而無故勞師遠涉損費國用徼功萬  
里非社稷之計書連上輒寢宋由懼遂不敢復署議而  
諸卿稍自引止唯安獨與任隗守正不移至免冠朝堂  
固爭者十上太后不聽衆皆為之危懼安正色自若竇  
憲既出而弟衛尉篤執金吾景各專威權公於京師使  
客遮道奪人財物景又擅使乘驛施檄緣邊諸郡發突  
騎及善騎射有才力者漁陽鴈門上谷三郡各遣吏將

送詣景第有司畏憚莫敢言者安乃劾景擅發邊兵驚惑吏人二千石不待符信而輒承景檄當伏顯誅又奏

司隸校尉河南尹阿附貴戚無盡節之義

續漢書曰安奏司隸鄭據

河南尹蔡嵩

請免官案罪並寢不報憲景等日益橫盡樹其

親黨賓客於名都大郡

袁山松書曰河南尹王調漢陽太守朱敞南陽太守滿殷高丹

等皆其賓客前書曰十二萬戶為大郡也

皆賦斂吏人更相賂遺其餘州郡

亦復望風從之安與任隗舉奏諸二千石又它所連及貶秩免官者四十餘人竇氏大恨但安隗素行高亦未

有以害之時竇憲復出屯武威明年北單于為耿夔所  
破遁走烏孫塞北地空餘部不知所屬憲日矜已功欲  
結恩北虜乃上立降者左鹿蠡王阿佟

徒冬反

為北單于

置中即將領護如南單于故事事下公卿議太尉宋由  
太常丁鴻光祿勳耿秉等十人議可許安與任隗奏以  
為光武招懷南虜非謂可永安內地正以權時之算可  
得扞禦北狄故也今朔漠既定宜令南單于反其北庭  
並領降眾無緣復更立阿佟以增國費宗正劉方大司

農尹睦同安議事奏未以時定安懼憲計遂行乃獨上封事曰臣聞功有難圖不可豫見事有易斷較然不疑伏惟光武皇帝本所以立南單于者欲安南定北之策也恩德甚備故匈奴遂分邊境無患孝明皇帝奉承先意不敢失墜赫然命將爰伐塞北至于章和之初降者十萬餘人議者欲置之濱塞東至遼東濱邊也太尉宋由光祿勳耿秉皆以為失南單于心不可先帝從之陛下奉承鴻業大開疆宇大將軍遠師討伐席卷北庭此誠



宣明祖宗崇立弘勲者也宜審其終以成厥初伏念南  
單于屯先父舉衆歸德自蒙恩以來四十餘年三帝積  
累以遺陛下陛下深宜遵述先志成就其業況屯首唱  
大謀空盡北虜輟而弗圖更立新降以一朝之計違三  
世之規失信於所養建立於無功由秉實知舊議而欲  
背棄先恩夫言行君子之樞機易曰言行者君子之樞  
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  
也賞罰理國之綱紀論語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行  
焉今若失信於一屯則百蠻不敢復保誓矣又烏桓鮮

卑新殺北單于凡人之情咸畏仇讐今立其弟則二虜

懷怨兵食可廢信不可去

論語孔子曰足食足兵人信之矣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

者何先曰去兵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人無信不立且漢故事供

給南單于費直歲億九十餘萬西域歲七千四百八十

萬今北庭彌遠其費過倍是乃空盡天下而非建策之

要也詔下其議安又與憲更相難折憲險急負執言辭

驕訐

訐謂發揚人之惡

至詆毀安稱光武誅韓歆戴涉故事安

終不移

大司徒歆坐非帝讀隗囂書自殺大司徒涉坐殺太倉令下獄死

憲竟立匈奴

降者右鹿蠡王於除鞬為單于

鞬音九言反

後遂反叛卒如

安策安以天子幼弱外戚擅權每朝會進見及與公卿

言國家事未嘗不噫鳴流涕

噫音醫又乙戒反鳴音自一故反數傷之貌也

天子及大臣皆恃賴之四年春薨朝廷痛惜焉後數月

竇氏敗帝始親萬機追思前議者邪正之節乃除安子

賞為郎策免宋由以尹睦為太尉劉方為司空睦河南

人薨於位方平原人後坐事免歸自殺初安父没母使

安訪求葬地道逢三書生問安何之安為言其故生乃

指一處云葬此地當世為上公須臾不見安異之於是  
遂葬其所占之地故累世隆盛焉安子京敞最知名京  
字仲譽習孟氏易作難記三十萬言初拜郎中稍遷侍  
中出為蜀郡太守子彭字伯楚少傳父業歷廣漢南陽  
太守順帝初為光祿勳行至清為吏麤袍糲食終於議  
郎尚書胡廣等追表其有清絜之美比前朝貢禹第五  
倫貢禹元帝御史大夫經  
明行修清絜憂國也未蒙顯贈當時皆嗟歎之彭  
弟湯字仲河少傳家學諸儒稱其節多歷顯位桓帝初

為司空以豫議定策封安國亭侯食邑五百戶累遷司

徒太尉以災異策免卒諡曰康侯

風俗通曰湯時年八十六有子十二人

湯長子成左中郎早卒次子逢嗣逢字周陽以累世三

公子寬厚篤信著稱於時靈帝立逢以太僕豫議增封

三百戶後為司空卒於執金吾朝廷以逢嘗為三老特

優禮之賜以珠畫特詔祕器

前書曰董賢死以砂畫棺音義云以朱砂畫之也珠

與朱同祕器棺也

飯含珠玉二十六品

穀梁傳曰貝玉曰含

使五官中郎

將持節奉策贈以車騎將軍印綬加號特進諡曰宣文

侯子基嗣位至太僕逢弟隗少歷顯官

隗字

次陽

先逢為三

公時中常侍袁赦隗之宗也用事於中以逢隗世宰相家推崇以為外援故袁氏貴寵於世富奢甚不與它公族同獻帝初隗為太傅成子紹逢子術自有傳董卓忿紹術背已遂誅隗及術兄基等男女二十餘人

敞字叔平少傳易經教授以父任為太子舍人和帝時歷位將軍大夫侍中出為東郡太守徵拜太僕光祿勳元初三年代劉愷為司空明年坐子與尚書郎張俊交

通漏洩省中語策免敞廉勁不阿權貴失鄧氏旨遂自  
殺張俊者蜀郡人有才能兄龕竝為尚書郎年少勵鋒  
氣郎朱濟丁盛立行不修俊欲舉奏之二人聞恐因郎  
陳重雷義往請俊俊不聽因共私賂侍史使求俊短得  
其私書與敞子遂封上之皆下獄當死俊自獄中占獄  
吏上書自訟占謂口授也前書曰陳遵憑几口占書吏是也書奏而俊獄已報  
論死也謂奏報廷尉將出穀門臨行刑穀門洛陽城北而中門也鄧太后詔  
馳騎以減死論俊假名上書謝曰臣孤恩負義自陷重

刑情斷意訖無所復望廷尉鞠遣歐音一反刀在前棺絮

在後魂魄飛揚形容已枯陛下聖澤以臣嘗在近密謂為

尚書郎識臣狀貌傷臣眼目留心曲慮特加徧覆喪車復

還白骨更肉披棺發擲起見白日天地父母能生臣俊  
不能使臣俊當死復生陛下德過天地恩重父母誠非  
臣俊破碎骸骨舉宗腐爛所報萬一臣俊徒也不得上  
書不勝去死就生驚喜踊躍觸冒拜章當時皆哀其文  
朝廷由此薄敬罪而隱其死以三公禮葬之復其官子



盱

況于反

盱後至光祿勳時大將軍梁冀擅朝內外莫不

阿附唯盱與廷尉邯鄲義正身自守及桓帝誅冀使盱持節收其印綬事已具梁冀傳

閔字夏甫彭之孫也少勵操行苦身修節父賀為彭城

相

風俗通曰賀字元服祖父京為侍中安帝始加元服百僚會賀臨莊垂出而孫適生喜其嘉會因名字焉

閔往省謁變名姓徒行無旅既至府門連日吏不為通

會阿母出見閔驚

謝承書曰乳母從內出見在門側而貌省瘦為其垂泣閔厚丁寧此間不

知吾慎勿宣露也

入白夫人乃密呼見既而辭去賀遣車送之

閔稱眩疾不肯乘反郡界無知者及賀卒郡閔兄弟迎喪不受賻贈縗經扶柩冒犯寒露體貌枯毀手足血流見者莫不傷之服闋累徵聘舉召皆不應居處側陋以耕學為業從父逢隗竝貴盛數饋之無所受閔見時方險亂而家門富盛常對兄弟歎曰吾先公福祚後世不能以德守之而競為驕奢與亂世爭權此即晉之三郤矣

三郤謂郤錡郤犨郤至皆晉卿也各驕奢為厲公所殺事見左傳

延熹末黨事將作

閔遂散髮絕世欲投迹深林以母老不宜遠遁乃築土

室四周於庭不為戶自牖納飲食而已旦於室中東向  
拜母母思閔時往就視母去便自掩閉兄弟妻子莫得  
見也及母歿不為制服設位時莫能名或以為狂生潛  
身十八年黃巾賊起攻沒郡縣百姓驚散閔誦經不移  
賊相約語不入其閭鄉人就閔避難皆得全免年五十

七卒於土室

汝南先賢傳曰閔臨卒敕其子曰勿設殯棺但著禪衫疏布單衣幅巾襯尸於板牀

之上以五百鑿為藏

二弟忠弘節操皆亞於閔忠字正甫與同郡

范滂為友俱證黨事得釋語在滂傳初平中為沛相

沛王

琮相也琮光武八代孫也

乘輦車到官以清亮稱及天下大亂忠棄

官客會稽上虞

縣名城在今越州餘姚縣西

一見太守王朗徒從整

飾心嫌之遂稱病自絕

王朗字景興肅之父也魏志有傳謝承書曰忠乘船載笠蓋詣

朗見朗左右僮從皆着青絳采衣非其奢麗即辭疾發而退也

後孫策破會稽忠等浮

海南投交趾獻帝都許徵為衛尉未到卒弘字邵甫耻

其門族貴執乃變姓名徒步師門不應徵辟終於家

承謝

書曰弘嘗入京師太學其從父逢為太尉呼弘與相見  
遇逢宴會作樂弘伏稱頭痛不聽音聲而退遂不復往  
紹術兄弟亦不與通忠子祕為郡門下議生黃巾起祕從太守趙

謙擊之軍敗祕與功曹封觀等七人以身扞刃皆死於

陳謙以得免詔祕等門閭號曰七賢

謝承書曰祕字永寧封觀與主簿陳

端門下督范仲禮賊曹劉偉德主記史丁子嗣記室史張仲然議生袁祕等七人擢刃突陳與戰並死也封

觀者有志節當舉孝廉以兄名位未顯耻先受之遂稱風疾喑不能言火起觀屋徐出避之忍而不告後數年

兄得舉觀乃稱損而仕郡焉

謝承書曰觀字孝起南頓人也

論曰陳平多陰謀而知其後必廢

丞相陳平為高祖謀臣出六奇歎曰我多

陰謀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廢以吾多陰謀禍也其後邴曾孫掌以衛氏親戚貴達願得續封而終不得也

吉有陰德夏侯勝識其當封及子孫

武帝末戾太子巫蠱事起邴吉為廷

尉監時宣帝年二歲坐太子事繫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於是上遣使者分條中都官詔獄繫者亡輕重一切皆殺之內者令郭穰至郡邸獄吉閉門扞拒曰它人無辜猶不可況親曾孫乎穰不得入還以聞上曰天使之也因大赦天下曾孫賴吉得立宣帝立吉為丞相未及封而病上憂吉不起夏侯勝曰此未死也臣聞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以及子孫後吉病愈封博陽侯薨子顯嗣甘露中削爵為關內侯至孫昌復封博陽侯傳子至孫王莽敗乃絕○劉敞曰注

曾孫賴吉得立案前書立當作全終陳掌不侯而邴昌

紹國雖有不類未可致詰其大致歸然矣袁公竇氏之

間乃情帝室

乃情猶竭情也

引義雅正可謂王臣之烈

易曰王臣蹇蹇

匪躬之故  
烈業也

及其理楚獄未嘗鞠人於臧罪其仁心足以

覃乎後昆

爾雅曰覃延也

子孫之盛不亦宜乎

此論竝華嶠之詞也

### 張酺傳

張酺字孟侯汝南細陽人趙王張敖之後也

敖父耳自楚降漢高

祖封為趙王敖嗣後有罪廢為宣平侯

敖子壽封細陽之池陽鄉後廢因

家焉酺少從祖父充受尚書能傳其業

東觀記曰充與光武同門學光

武即位求問充充已死

又事太常桓榮勤力不怠聚徒以百數永

平九年顯宗為四姓小侯開學於南宮

小侯解見明帝紀也

置五

經師輔以尚書教授數講於御前以論難當意除為郎

賜車馬衣裳遂令入授皇太子輔為人質直守經義每

侍講間隙數有匡正之辭以嚴見憚

東觀記曰太子家時為奢侈物未嘗

不正諫甚見重焉

及肅宗即位擢輔為侍中虎賁中郎將數月

出為東郡太守輔自以嘗經親近未悟見出意不自得

悟曉也

上疏辭曰臣愚以經術給事左右少不更職不曉

文法猥當剖符典郡班政千里必有負恩辱位之咎臣竊私自分殊不慮出城闕冀蒙留思託備冗官羣僚所



不安耳目所聞見不敢避好醜詔報曰經云身雖在外

乃心不離王室

尚書康王之誥曰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也典城臨民益

所以報效也好醜必上不在遠近

好醜為善惡也言事之善惡必以聞上此

即報效豈拘外內也

今賜裝三十萬其亟之官黼雖儒者而性剛

斷下車擢用義勇搏擊豪強長吏有殺盜徒者黼輒案

之以為令長受臧猶不至死盜徒皆飢寒傭保何足窮

其法乎郡吏王青者

謝承書曰青字公然東都聊城人也

祖父翁與前太

守翟義起兵攻王莽及義敗餘衆悉降翁獨守節力戰

莽遂燔燒之父隆建武初為都尉功曹青為小史與父

俱從都尉行縣道遇賊隆以身衛全都尉遂死於難青

亦被矢貫咽音聲流喝

流或作嘶喝音一介反廣蒼曰聲之幽也

前郡守以

青身有金夷竟不能舉

夷傷也

酺見之歎息曰豈有一門

忠義而爵賞不及乎遂擢用極右曹

漢官儀曰督郵功曹郡之極位

乃

上疏薦青三世死節宜蒙顯異奏下三公由此為司空

所辟

東觀記曰青從此除步兵司馬酺傷青不遂復舉其子孝廉也

自酺出後帝每見

諸王師傳嘗言張酺前入侍講屢有諫正閭閻惻惻出

於誠心可謂有史魚之風矣

閻閻忠正也惻惻懇切也史魚衛大夫名鮒字子魚

孔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也

元和二年東巡狩幸東郡引鮒

及門生并郡縣掾史竝會庭中帝先備弟子之儀使鮒

講尚書一篇然後修君臣之禮

東觀記曰時使尚書令王鮪與鮒相難上甚欣

悅賞賜殊特莫不沾洽鮒視事十五年和帝初遷魏郡

太守郡人鄭據時為司隸校尉奏免執金吾竇景景後復位遣掾夏猛私謝鮒曰鄭據小人為所侵冤聞其兒為吏放縱狼籍取是曹子一人足以驚百鮒大怒即收

猛繫獄檄言執金吾府疑猛與據子不平矯稱卿意以

報私讐會有贖罪令猛乃得出

東觀記曰據字平卿黎陽人也為侍御史轉司

隸校尉也

頃之徵入為河南尹竇景家人復擊傷市卒吏捕

得之景怒遣緹騎侯海等五百人歐傷市丞

說文曰緹帛丹黃色

也漢官儀曰執金吾有緹騎

酺部吏楊章等窮究正海罪徙朔方景

忿怨乃移書辟章等六人為執金吾吏欲因報之章等

惶恐入白酺願自引臧罪以辭景命酺即上言其狀竇

太后詔報自今執金吾辟吏皆勿遣及竇氏敗酺乃上

疏曰臣實愚憊不及大體

鄭玄注周禮云憊愚癡駭也憊音陟降反

以為竇

氏雖伏厥辜而罪刑未著後世不見其事但聞其誅非

所以垂示國典貽之將來宜下理官與天下平之

平之謂平

論其罪也

方憲等寵貴羣臣阿附唯恐不及皆言憲受顧命

之託懷伊呂之忠

臨終之命曰顧命

至乃復比鄧夫人於文母

臣賢案鄧夫人即穰侯鄧疊母元也元出入宮掖共竇憲女壻郭舉父子同謀殺害與竇氏同誅語在憲傳故

張酺論憲兼及其黨稱鄧夫人者猶如前書霍光妻稱霍顯祁太伯母號祁夫人之類也文母文王之妻也詩

曰既右烈考亦右文母

今嚴威既行皆言當死不復顧其前後考

折厥衷臣伏見夏陽侯瓌每存忠善前與臣言常有盡

節之心檢敕賓客未嘗犯法臣聞王政骨肉之刑有三

宥之義過厚不過薄

禮記曰公族有罪獄成有司讞於公曰某之罪在大辟公曰宥之有

司又曰在大辟公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大辟公又曰宥之及三宥不對走出致刑于甸人公又使人追之曰雖然必宥之有司曰無及也反命於公公素服如其倫之喪也○劉放曰案今禮記文注多下公又曰宥之五

字

今議者為瓌選嚴能相恐其迫切必不完免宜裁加

貸宥以崇厚德和帝感誦言徙瓌封就國而已永元五

年遷酺為太僕數月代尹睦為太尉

漢官儀曰睦字伯師河南鞏人也

數上疏以疾乞身薦魏郡太守徐防自代帝不許使中  
黃門問病加以珍羞賜錢三十萬酺遂稱篤時子蕃以  
郎侍講帝因令小黃門敕蕃曰陰陽不和萬人失所朝  
廷望公思惟得失與國同心而託病自絜求去重任誰

當與吾同憂責者非有望於斷金也

斷金解在  
皇后紀

司徒固

疾司空年老

時司徒劉方  
司空張奮也

公其偃僂勿露所敕

偃僂言  
恭敬從

命也左氏傳曰一命而  
僂再命而偃三命而俯

酺惶恐詣闕謝還復視事酺雖

在公位而父常居田里酺每有遷職輒一詣京師嘗來

候酺適會歲節公卿罷朝俱詣酺府奉酒上壽極歡卒  
日衆人皆慶羨之及父卒既葬詔遣使齎牛酒為釋服  
後以事與司隸校尉晏稱會於朝堂酺從容謂稱曰三  
府辟吏多非其人稱歸即奏令三府各實其掾史酺本  
以私言不意稱奏之甚懷恨會復共謝闕下酺因責讓  
於稱稱辭語不順酺怒遂廷叱之稱乃劾奏酺有怨言  
天子以酺先帝師有詔公卿博士朝臣會議司徒呂蓋  
奏酺位居三司知公門有儀不屏氣鞠躬以須詔命反



作色大言怨讓使臣不可以示四遠

司隸校尉督大姦猾無所不察故曰

使臣也

於是策免酺歸里舍謝遣諸生閉門不通賓客左

中郎將何敞及言事者多訟酺公忠帝亦雅重之十五

年復拜為光祿勳數月代魯恭為司徒月餘薨乘輿縞

素臨弔賜冢塋地賙贈恩寵異於它相酺病臨危敕其

子曰顯節陵埽地露祭欲率天下以儉

顯節明帝陵也明帝遺詔無起

寢廟故言埽地而祭也故酺遵奉之

吾為三公既不能宣揚王化令吏人

從制豈可不務節約乎其無起祠堂可作橐蓋廡施祭

其下而已

也廡屋

曾孫濟好儒學

華嶠書曰蕃生磐磐生濟濟字元江靈帝初揚

賜薦濟明習典訓為侍講

光和中至司空病罷及卒靈帝以舊恩贈

車騎將軍關内侯印綬其年追濟侍講有勞封子根為蔡陽鄉侯濟弟喜初平中為司空

### 韓稜傳

韓稜字伯師潁川舞陽人子高侯頽當之後也

頽當韓王信之

子見前書

世為鄉里著姓父尋建武中為隴西太守稜四歲

而孤養母弟以孝友稱及壯推先父餘財數百萬與從

昆弟鄉里益高之初為郡功曹太守葛興中風病不能聽政稜陰代興視事出入二年令無違者興子嘗發教欲署吏稜拒執不從因令怨者章之

章謂令上章告言之

事下案

驗吏以稜掩蔽興病專典郡職遂致禁錮顯宗知其忠後詔特原之由是徵辟五遷為尚書令與僕射邳壽尚

書陳寵同時俱以才能稱肅宗嘗賜諸尚書劔唯此三

人特以寶劔自手署其名曰韓稜楚龍淵

晉太康記曰汝南西平縣

有龍泉水可淬刀劔特堅利汝南即楚分野

邳壽蜀漢文陳寵濟南推成

音推

直追反漢官  
推成作鍛成

時論者為之說以稜淵深有謀故得龍淵

壽明達有文章故得漢文寵敦朴善不見外故得推成  
和帝即位侍中竇憲使人刺殺齊殤王子都鄉侯暢於  
上東門有司畏憲咸嫌疑於暢兄弟詔遣侍御史之齊  
案其事稜上疏以為賊在京師不宜捨近問遠恐為姦  
臣所笑竇太后怒以切責稜稜固執其議及事發果如  
所言憲惶恐白太后求出擊北匈奴以贖罪稜復上疏  
諫太后不從及憲有功還為大將軍威震天下復出屯

武威會帝西祠園陵詔憲與車駕會長安及憲至尚書  
以下議欲拜之伏稱萬歲稜正色曰夫上交不諂下交  
不黷易下繫之辭也禮無人臣稱萬歲之制議者皆慙而止尚

書左丞王龍私奏記上牛酒於憲稜舉奏龍論為城旦

前書音義曰城旦輕刑之名也晝日伺寇虜夜暮築長城故曰城旦稜在朝數薦舉良吏

應順呂昌周紆等皆有名當時及竇氏敗稜典案其事  
深竟黨與數月不休沐帝以為憂國忘家賜布三百疋  
遷南陽太守特聽稜得過家上冢鄉里以為榮稜發摛

姦盜郡中震慄政號嚴平數歲徵入為太僕九年冬代

張奮為司空明年薨子輔安帝時至趙相

趙王良孫商之相也

稜

孫演順帝時為丹陽太守政有能名桓帝時為司徒

演字

伯南大將軍梁冀被誅演坐阿黨抵罪以減死論遣歸本

郡

華嶠書曰梁皇后崩梁貴人大幸將立大將軍冀欲分其寵謀冒姓為貴人父演陰許諾及冀誅事發演

坐抵罪也後復徵拜司隸校尉

周榮傳

孫景

周榮字平孫廬江舒人也肅宗時舉明經辟司徒袁安

府安數與論議甚器之及安舉奏竇景及與竇憲爭立

北單于事

○劉敞曰案文多一及字

皆榮所具草竇氏客太尉掾徐

齏深惡之脅榮曰子為袁公腹心之謀排奏竇氏竇氏

悍士刺客滿城中謹備之矣榮曰榮江淮孤生蒙先帝

大恩以歷宰二城今復得備宰士

榮辟司徒府故稱宰士

縱為竇

氏所害誠所甘心故常敕妻子若卒遇飛禍無得殯斂

飛禍言倉卒而死也

冀以區區腐身覺悟朝廷及竇氏敗榮由此

顯名自郾令擢為尚書令出為潁川太守坐法當下獄

和帝思榮忠節左轉共令

共縣名屬河內郡故城在今衛州共城縣東即古共國也

歲餘復以為山陽太守所歷郡縣皆見稱紀以老病乞身卒于家詔特賜錢二十萬除子男興為郎中興少有名譽永寧中尚書陳忠上疏薦興曰臣伏惟古者帝王有所號令言必弘雅辭必溫麗垂於後世列於典經故

仲尼嘉唐虞之文章從周室之郁郁

論語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煥乎

其有文章又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臣竊見光祿郎周興

光祿主郎故曰

光祿郎

孝友之行著於閨門清厲之志聞於州里蘊匱古



今博物多聞

蘊藏也 匱匱也

三墳之篇五典之策無所不覽

伏義

神農黃帝之書曰三墳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曰五典也

屬文著辭有可觀採尚

書出納帝命為王喉舌

尚書為王之喉舌官也李固對策曰今陛下有尚書猶天之有

北斗也北斗為天之喉舌尚書亦為陛下之喉舌也

臣等既愚闇而諸郎多文俗

吏鮮有雅才每為詔文宣示內外轉相求請或以不能而專已自由辭多鄙固興抱竒懷能隨輦栖遲誠可歎惜詔乃拜興為尚書郎卒興子景

景字仲饗辟大將軍梁冀府稍遷豫州刺史河內太守

好賢愛士其拔才薦善常恐不及每至歲時延請舉吏  
入上後堂與共宴會如此數四乃遣之贈送什物無不  
充備既而選其父兄子弟事相優異嘗稱曰臣子同貫  
若之何不厚先是司徒韓演在河內志在無私舉吏當  
行一辭而已恩亦不及其家曰我舉若可矣豈可令徧  
積一門故當時論者議此二人景後徵入為將作大匠  
及梁冀誅景以故吏免官禁錮朝廷以景素著忠正頃  
之復引拜尚書令

蔡質漢儀曰延熹中京師游俠有盜  
發順帝陵賣御物於市市長追捕不

得周景以尺一詔召司隸校尉左雄詣臺對詰雄伏於  
廷答對景使虎賁左駿頓頭血出覆面與三日期賊便  
也擒遷太僕衛尉六年代劉寵為司空是時宦官任人及

子弟充塞列位景初視事與太尉楊秉舉奏諸姦猾自  
將軍牧守以下免者五十餘人遂連及中常侍防東陽

侯侯覽

○劉放曰案覽本傳覽防東人封高鄉侯今此  
載其侯爵即當云高鄉侯若載其本縣名則非

例也蓋誤  
二高鄉字

東武陽侯具瑗皆坐黜朝廷莫不稱之視事

二年以地震策免歲餘復代陳蕃為太尉建寧元年薨  
以豫議定策立靈帝追封安陽鄉侯長子崇嗣至甘陵

相

甘陵王理相也  
理即章帝曾孫

中子忠少歷列位累遷大司農

吳書  
曰忠

字嘉謀與朱雋共  
敗李傕於曹陽也

忠子暉前為洛陽令去官歸兄弟好

賓客雄江淮間出入從車常百餘乘及帝崩暉聞京師

不安來候忠董卓聞而惡之使兵劫殺其兄弟忠後代

皇甫嵩為太尉錄尚書事以災異免復為衛尉從獻帝

東歸洛陽

贊曰袁公持重誠單所奉

單盡也

惟德不忘延世承寵益

侯經博侍言帝幙稜榮事君志同鷓雀

左傳曰見無禮  
於其君者誅之

如鷹鷂之  
逐鳥雀也

後漢書卷七十五

後漢書卷七十五考證

袁安傳後舉孝廉注洛陽令自出案行見人家皆除雪  
出有乞食者至袁安門無有行路○孫鑛云安何由  
在洛陽卧宜云汝陽方是

袁安玄孫闔一見太守王朗○朗字監本誤作郎今改  
正

徒步師門下○監本有從師二字臣會汾按徒步師門

即從師也復稱從師不成文從宋本刪

張酺傳祖父翁。○父字監本誤作文

臣會汾

按下文云

翁獨守郡定為單名改之

韓稜傳濟南推成注漢官推成作鍛成。○

臣宗萬

按漢

官下脫儀字當增

周榮孫景去官歸。○監本作去官賜歸

臣會汾

按他處

或言予告歸或言賜告歸此處去官下不得更言賜  
歸從宋本改

後漢書卷七十五考證